

中华历代家将故事集

江山家将



纵观中华家将全书
品读古典演义

下

「明」熊大木等◎编著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长期以来，历史演义小说受到了各阶层人士，特别是市民和劳动群众的喜爱和欢迎，经久流传不衰。除了历代民间艺人精心讲述传播，不断加工渲染，使作品日臻完善，故事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之外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，充分地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特点，极强地适应了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。

第六十二回

韩家庄岳雷逢义友
七宝镇牛通闹酒坊

诗曰：

秋月春风似水流，等闲白了少年头。
功名富贵今何在？好汉英雄共一丘！
对酒当歌须慷慨，逢场作乐任优游。
红尘滚滚迷车马，且向樽前一醉休。

这首诗，乃是达人看破世情，劝人不必认真，乐得受用些春花秋月，消磨那些岁月光阴。不信，但看那岳元帅做到这等大官，一旦被秦桧所害，父子死于狱中。兀自不肯饶他，致使他一家离散，奔走天涯。倒不如周三畏、倪完二人弃职修行，飘然物外。闲话休说。

那王师婆跌倒地下，停了一会，爬起身来，对着李夫人道：“我方才见一个神道，金盔金甲，手执钢鞭，把我一推，我就昏昏的睡去了，不知神道怎么样去了。”夫人就将适来之事说了一遍。王师婆道：“夫人、小姐们，且请放心！吉人自有天相。我那里隔壁有个灵感大王，最有灵验。明日夫人们可到那里去烧烧香，就许个愿心，保佑保佑，决然无事的。”夫人赏了王师婆五钱银子。王师婆叩谢辞别，自回去了。

夫人同着巩氏夫人、银瓶小姐正在疑疑惑惑，忽见岳雷、岳霆、岳霖、岳震，同着岳云的儿子岳申、岳甫一齐走来。岳震道：“母亲，今日是元宵佳节，怎不叫家人把灯来挂挂？到了晚间，母亲好与嫂嫂、姐姐赏灯过节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这娃子一些事也不晓。你父亲进京，叫了你哥哥同张将军去，不知消息。前日张总兵去打听，连他也没有信息。还有什么心绪，看什么灯！”五公子听了，就走过去了一旁。二公子岳雷走上来说道：“母亲放心！待孩儿明日起身往临安，到爹爹那里讨个信回来就是。”夫人道：“张总兵去了，尚无信息。你小小年纪，如何去得？”

当时夫人、公子五人在后堂闲讲，只见岳安上前禀道：“外面有个道人，说有机密大事，必要面见夫人。小人再三回他，他总不肯去。特来禀知。”夫人听来，好生疑惑，就吩咐岳雷出去看来。岳雷到门首，见了道人问道：“师父何来？”道人也不答话，竟一直走进来。到了大厅上，行了一个常礼，问道：“足下何人？”二公子道：“弟子岳雷。”道人道：“岳飞元帅，是何称呼？”岳雷道：“是

家父。”道人道：“既是令尊，可以说得。我非别人，乃是大理寺正卿周三畏。因秦桧着我勘问令尊，必要谋陷令尊性命，故我挂冠逃走。后来只令万俟卨严刑拷打，令尊不肯招认。闻得有个总兵张保撞死在狱中。”里边女眷其时俱在屏门后，听到这事，洪氏心中先悲起来了。及至周三畏说到“去年腊月二十九日，岳元帅父子三人屈死在风波亭上”这一句，那些众女眷好似猛然半天飞霹雳，满门头顶失三魂，一家男男女女尽皆痛哭起来。周三畏道：“里面夫人们，且慢高声啼哭！我非为报信而来，乃是为存元帅后嗣而来。快快端正逃难！钦差不久便来拘拿眷属，休被他一网打尽。贫道去了。”夫人们听得，连忙一齐走出道：“恩公慢行，待妾等拜谢。”夫人就同着一班公子跪下拜谢。周三畏也连忙跪下答拜了，起来道：“夫人不要错了主意，快快打发公子们逃往他乡，以存岳氏香火！贫道就此告别了！”公子们一齐送出大门，回至里面痛哭。

夫人就叫媳妇到里边去，将人家所欠的帐目与众家人们的身契尽行烧毁，对众家人道：“我家大老爷已死，你们俱是外姓之人，何苦连累？着你们众人趁早带领家小，各自去投生罢。”说罢，又哭将起来。众公子、媳妇、女儿并洪氏母子，一齐哭声震天。那岳安、岳成、岳定、岳保四个老家人，对众人道：“列位兄弟们，我们四人情愿保夫人、小姐、公子们一同进京尽义。你们有愿去者，早些讲来；不愿者，趁早投生。不要临期懊悔，却就迟了。”只听众家人一齐道：“不必叮咛，我等情愿一同随着进京去，任凭那奸贼要杀要剐，也不肯替老爷出丑的。”岳安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！”便道：“夫人不必顾小人们，小人们都是情愿与老爷争光的。只有一件大事未定，请太夫人先着哪位公子逃往他方避难要紧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们虽是这样讲，叫我儿到何处安身？”岳安道：“老爷平日岂无一二好友？只消夫人写封书，打发哪位公子去投奔他，岂有不留之理？”夫人哭叫岳雷：“你可去逃难罢！”岳雷道：“母亲另叫别个兄弟去，孩儿愿保母亲进京。”岳安道：“公子不要推三阻四，须要速行！况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。难道老爷有一百个公子，也都要被奸臣害了么？须要走脱一两位，后来也好收拾老爷的骸骨。若得报仇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。太夫人快快写起书来，待小人收拾些包裹银两，作速起身，休得误了。”当时，岳安进去取了些碎银子，连衣服打做一包，取件旧衣替公子换了。夫人当即含泪修书一封，递与岳雷道：“我儿，可将此书到宁夏，去投宗留守宗方；他念旧交，自然留你。你须要为父亲争气！一路上须要小心！”公子无奈，拜辞了母亲、嫂嫂，又别了众兄弟、妹子。大家痛哭。众公子送出大门，回进里边静候圣旨，不提。

且说藕塘关牛皋的夫人所生一子，年已十五，取名牛通。生得身面俱黑，满面黄毛，连头发俱黄，故此人取他个绰号，叫做“金毛太岁”。生来千斤膂力，身材雄伟。那日正月初十，正值金总兵小生日，牛夫人就领了牛通来到后堂。牛夫人先拜过了姐夫、姐姐，然后命牛通来拜姨妈、姨母的寿。金爷就命他母子二人坐了。少停摆上家宴来，一同吃着迎春寿酒。闲叙之间，金总兵道：“我看内侄年纪长成，武艺也将就看得过。近闻得岳元帅钦召进京，将帅

印托付他父亲掌管。贤内侄该到那边走走，挣个出身。但是我昨日有细作来报，说是：‘岳元帅被秦桧陷他谋反大罪，去年腊月二十九日已死于狱中。’因未知真假，已命人去打听。待他回来，便知的实也。”牛夫人吃惊道：“呀！若是谋反逆臣，必然抄尽杀绝，岳氏一门休矣！何不使牛通前往相州，叫他儿子到此避难，以留岳氏一脉？未知姐夫允否？”金总兵道：“此事甚好。且等探听回来，果有此事，就着侄儿去便了。”牛夫人道：“姐夫差矣！相州离此八九百里，若等细作探回，岂不误事？”牛通接口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事不宜迟，孩儿今日连夜往汤阴去，若是无事，只算望望伯母；倘若有变，孩儿就接了岳家一个兄弟来，可不是好？”金节道：“也等明日准备行李马匹，叫个家丁跟去方是。”牛通道：“姨爹，亏你做了官，也不晓事！这是偷鸡盗狗的事，哪要张皇？我这两只脚怕不会走路，要甚马匹！”牛夫人喝道：“畜生！姨爹面前敢放肆大声叫喊么！就是明日着你去便了。”当时吃了一会酒，各自散去。

牛通回到书房，心中暗想：“‘急惊风，偏撞着慢郎中！’倘若岳家兄弟俱被他们拿去，岂不绝了岳氏后代！”等到了黄昏时候，悄悄的收拾了一个小包裹背着，提了一条短棒，走出府门，对守门军士道：“你可进去禀上老爷，说我去探个亲眷，不久便回，夫人们不要挂念。”说罢，大踏步去了。那守门军士哪里敢阻挡他，只得进来禀知金总兵。金总兵忙与牛夫人说知，连忙端整些衣服银两，连夜着家人赶上，哪里赶得着。家人只得回来复命，说：“不知从哪条路去了。”金节也只得罢了。

那牛通晓行夜宿，一路问信来到汤阴。直至岳府，与门公说知，不等通报，竟望里边走。到大厅上，正值太夫人一家在厅上。牛通拜毕，通了姓名。太夫人大哭道：“贤侄呀，难得你来望我！你伯父与大哥被奸臣所害，俱死在狱中了！”牛通道：“老伯母不要啼哭！我母亲因为有细作探知此事放心不下，叫侄儿来接一位兄弟，到我那边去避难。大哥既死，快叫二兄弟来同我去。倘圣旨一到，就不能走脱了！”夫人道：“你二兄弟已往宁夏，投宗公子去了。”牛通道：“老伯母不该叫兄弟到那里去。那边路程遥远，哪里放心得下。不知二兄弟几时出门的？”夫人道：“是今日早上去的。”牛通道：“这还不打紧，侄儿走得快，待侄儿去赶着他，就同他到藕塘关去，小侄也不回来了。”说罢，就辞别了夫人。出府门来，问众家人道：“二公子往哪一条路去的？”家人道：“望东去的。”牛通听了，竟也投东追赶。

且说那钦差冯忠、冯孝，带了校尉离了临安，望相州一路进发。不一日，到了汤阴岳府门首，传令把岳府团团围住。岳安慌忙禀知夫人。夫人正待出来接旨，那张保的儿子张英——年纪虽只得十三四岁，生得身长力大，满身尽是疙瘩，有名的叫做“花斑小豹”——上前对夫人道：“夫人且慢，待我出去问个明白了来。”就几步走到门口。那些校尉乱嘈嘈的，正要打进来。张英大喝一声：“住着！”这一声，犹如半天中起了个霹雳，吓得众人俱住了手。冯忠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张英道：“我乃马前张保之子张英便是。若犯了我的性，莫说你这几个毛贼，就是二三千兵马，也不是我的心事！但可惜我家太老爷一门

俱是忠孝这人，不肯坏了名节，故来问你一声。”冯忠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不知张掌家有何话说？”张英道：“你们此来，我明知是奸臣差你们来拿捉家属。但不知你们要文拿呢，还是要武拿？”冯忠道：“文拿便怎么？武拿又怎么？”张英道：“若是文拿，只许一人进府，将圣旨开读，整备车马，候俺家太夫人、夫人及小人等一门家属起身；若说武拿，定然用囚车镣铐，我却先把你这几个狗头活活打死，然后自上临安面圣。随你主意，有不怕死的就来！”说罢，就在旁边取过一根门臼，有一二尺粗细，向膝盖上这一曲，曲成两段，怒冲冲的立住在门中间。众人吃了一吓，俱吐出舌头缩不进去。冯忠看来不搭对，便道：“张掌家息怒！我们不过奉公差遣，只要有人进京去便罢了。难道有什么冤仇么？相烦张掌家进去禀知夫人，出来接旨。我们一面着人到地方官处，叫整备车马便了。”

张英听了，就将断臼丢在一边，转身入内，将钦差的话禀明夫人。夫人道：“也难得他们肯用情。可端正三百两银子与他。我们也多带几百两，一路去好做盘缠。”夫人出来接了圣旨，到厅上开读过了。将家中收拾一番，府门内外重重封锁。一门老少共有三百多人，一齐起程。那汤阴县官将封皮把岳府府门封好。看那些老少乡民，男男女女，哭送之声惊天动地。岳氏一家家属自此日进京，不知死活存亡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那二公子岳雷离了汤阴，一路上凄凄凉凉。一日行到了个村坊上，地名七宝镇，甚是热闹。岳雷走进一个店中坐定，小二就上来问道：“客人是待客，还是自饮？”岳雷道：“我是过路的，胡乱吃一碗就去。有饭索性拿一碗来，一总算帐。”那小二应声“晓得”，就去暖了一壶酒来，摆上几色菜，连饭一总搬来放在桌子上。公子独自一个吃得饱了，走到柜上，打开银包，放在柜上，叫声：“店家，该多少，你自称去。”主人家取过一锭银子要夹。不想对门门首站着一个人，看见岳雷年纪幼小，身上虽不甚华丽，却也齐整，将这二三十两银子摊在柜上，就心里想道：“这后生是不惯出门的，若是路近还好，若是路远，前途去，岂不要把性命送了！”岳雷还了酒饭钱，收了银包，背了包裹将行。却见对门那个人走上前来，叫声：“客官且慢行！在下就住在前面，转弯几步就是，乞到小庄奉茶，有言语相告。”岳雷抬头一看，但见那人生得面如炭火，细目长眉，颌下微微几根胡须，身上穿得十分齐整，即忙答道：“小子前途有事，容他日来请教。”店主人道：“小客人！这位员外是此地有名的财主，最是好客的。到他府上去聊聊不妨。”岳雷道：“只是不当轻造！”员外道：“好说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在下就此引道。”

当时员外在前，岳雷在后，走过七宝镇，转弯来到一所大庄院，一同进了庄门。到得大厅上，岳雷把包裹放下，上前见礼毕，分宾主坐下。员外便问：“仁兄贵姓大名？仙乡何处？今欲何往？”岳雷答道：“小子姓张名龙，汤阴人氏，要往宁夏探亲。不敢动问员外尊姓贵表？有何见谕？”员外道：“在下姓韩名起龙，就在此七宝镇居住。方才见仁兄露了财帛，恐到前途去被人暗算，故此相招。适闻仁兄贵处汤阴，可晓得岳元帅家的消息么？”岳雷见问，便答道：

“小子乃寒素之家，与帅府不相闻问，不知甚么消息？”一面说，不觉眼中流下泪来。起龙见了，便道：“仁兄不必瞒我！若与岳家有甚瓜葛，但请放心！当年我父亲曾为宗留守裨将，失机犯事，幸得岳元帅援救。今已亡过三年，再三遗嘱，休忘了元帅恩德！你看，上面供的，不是岳元帅的长生禄位么？”岳雷抬头一看，果然供的是岳公牌位，连忙立起身来道：“待小子拜了先父牌，然后奉告。”起龙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是二公子了！”岳雷拜罢起来，讲过姓名，又说：“周三畏来报信，家父、大兄与张将军尽丧于奸臣之手，又来捉拿家属，为此逃难出来。”言毕，放声大哭。起龙咬牙大怒道：“公子且不要悲伤！如今不必往宁夏去，且在我庄上居住，打听京中消息再处。”岳雷道：“既承盛情，敢不如命！欲与员外结为兄弟，未知允否？”起龙大喜道：“正欲如此，不敢启齿。”当时员外叫庄丁杀鸡宰肉，点起香烛，两人结为异姓弟兄。收拾书房，留岳二公子住下。

且说牛通追赶岳雷，两三日不曾住脚。赶到一个镇上，跑得饿了，看见一座酒店，便走将进来，坐在一副座头上，拍着桌子乱喊。小二连忙上前陪着笑脸，问道：“小爷吃些什么？”牛通道：“你这个狗头！你店中卖的什么？反来问我？”小二道：“不是呀！小爷喜吃甚的，问问方好拿来。”牛通道：“拣可口的便拿来，管什么！”小二出来，只拣大鱼大肉好酒送来。牛通本是饿了，一上手吃个精光；再叫小二去添来，又吃了十来碗。肚中已是挺饱，抹抹嘴立起身来，背着包裹，提着短棒，往外就走。小二上前拦住道：“小爷会了钞好去。”牛通道：“太岁爷因赶兄弟，不曾带得银子。权记一回帐，转来还你罢。”小二道：“我又不认得你，怎么说要转来还我？快快拿出来！”牛通道：“偏要转来还你，你怎奈何了我！若惹得我小爷性起，把你这鸟店打得粉碎。”店主人听得，便走来说道：“你这人好没道理！吃了人家东西不给钱，还要撒野！快拿出银子来便罢，牙缝内迸半个‘不’字，连筋都抽断你的。”牛通骂道：“老奴才！我偏没有银子，看你怎样抽我的筋。”店主人大怒，一掌打去。牛通动也不动，反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这样气力，好像几日不曾吃饭的，只当替我拍灰。”店主人愈加大怒，再一拳，早把自己的手打得生疼。便吆呼走堂的、烧火的，众人一齐上前，拳头巴掌，乒乓劈拍，乱打过来。牛通只是不动，笑道：“太岁爷赶路辛苦，正得要人捶背。你们重重的捶，若是轻了，恼起太岁爷的性子，叫你这班狗头一个个看打。”那些走堂、火工并小二，也有手打痛的，也有脚踢痛的。

正在无法可处，只见二三十个家丁，簇拥着一位员外坐在马上，正从店门口经过。店主人看见了，便走出店来，叫声：“员外来得正好。请住马！”员外把马勒住，问道：“你们为何将这个人乱打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他吃了酒饭不肯给钱，反要在此撒野，把家伙打坏。小人领的是员外的本钱，故请员外看看。”员外听了一番言语，就下马走进店来，喝道：“你这人吃了酒饭不给钱，反在此行凶，是何道理？”牛通道：“扯淡！又不曾吃你的，干你鸟事？”员外大怒，喝令众人：“与我打这厮！”二三十个家丁听了主人之命，七手八脚一齐上前。牛通将右手一格，跌了六七个；左手一格，又倒了三四个。员外见了，太阳中直喷出

火星,自己走上前来,将牛通一连七八拳。却不知这拳头哪里放他心上,打得有些不耐烦了,便拦腰将员外抱住,走到店门首望街上一丢道:“这样脓包,也要来打人。”员外爬起来,指着牛通道:“你不要逃!”家丁簇拥着望西去了。牛通哈哈大笑,背了包裹,提了短棒,出了店门大踏步竟走了。店家打又打他不过,也不敢来追。

牛通走不到二三十家人家门前,横巷里胡风唢哨,撞出四五十个人来,手中各执棍棒,叫道:“黄毛小贼!今番走到哪里去!”牛通举目一看,为头这人却是方才马上这位员外,手中拿着两条竹节钢鞭。牛通挺起短棒,正待上前厮打,不期两边家人丢下两条板凳来。牛通一脚踹着,绊了一跌,众人上前按住,用绳索捆了。员外道:“且带他到庄上去,细细的拷问他。”正是:

饶君纵有千斤力,难免今朝一旦灾。

不知员外将牛通捉去怎生结果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

兴风浪忠魂显圣
投古井烈女殉身

第六十三回

兴风浪忠魂显圣

投古井烈女殉身

诗曰：

奸佞当权识见偏，岳侯一旦受冤愆。

长江何故风波恶，欲报深仇知甚年？

却说员外命众人将牛通捆了，抬回庄上，绑在廊柱上。员外拉把椅子坐下，叫人取一捆荆条来，慢慢的打这厮。那家人提起一根荆条，将牛通腿上打过二三十，又换过一个来打。牛通只叫：“好打！好打！”接连换过了三四个人，打了也有百余下。牛通大叫起来道：“你们这班狗头！打得太岁爷不疼不痒，好不耐烦！”

那牛通的声音响亮，这一声喊，早惊动了隔壁一位员外，却是韩起龙。看官听了这半日，却不知这打牛通的员外是谁？原来是起龙的兄弟，叫做韩起风。那日起龙正在书房同岳雷闲讲，听得隔壁声喊，岳雷问道：“隔壁是何人家？为何喧嚷？”韩起龙道：“隔壁就是舍弟起风。人见他生得面黑身高，江湖上起他一个诨名，叫做‘寒张飞’。不瞞二弟说，我弟兄两个是水浒寨中百胜将军韩滔的孙子。当初我祖公公同宋公明受了招安，与朝廷出力，立下多少功劳，不曾受得封赏，反被奸臣害了性命。我父亲在宗留守帐下立功，又失机犯罪，几乎送了性命，幸得恩公救了。所以我兄弟两个不想功名，只守这田庄过活，倒也安闲。只是我那兄弟不守本分，养着一班闲汉，常常惹祸。今日，又不知做什么勾当。二弟请少坐，待愚兄去看来。”岳雷道：“既是令弟，同去何妨？”起龙道：“甚妙。”

二人一同去到隔壁。起风见了，慌忙迎下来道：“正待要请哥哥来审这人。不知此位何人？”起龙道：“这是岳元帅的二公子岳雷，快来相见！”起风忙道：“不知公子到此，有失迎接。得罪，得罪！”二公子连称“不敢”。那牛通绑在柱上，听见说是岳二公子，便乱喊道：“你可就是岳雷兄弟么？我乃牛通，是牛皋之子。”岳雷听了，失惊道：“果是牛哥！却从何处来？到这里做甚么？”牛通道：“我从藕塘关来，奉母亲之命，特来寻你的。”韩起风听了，叫声：“啊呀！不知是牛兄，多多得罪了！”连忙自来解下绳索，取过衣服来，替他穿了。请上厅来，一齐见礼，坐定。起风道：“牛兄何不早通姓名，使小弟多多得罪！勿怪，勿怪！”牛通道：“不知者不罪。但是方才打得不甚煞痒。”众人一齐大笑起

来。牛通道：“小弟已先到汤阴，见过伯母，故尔追寻到此。既已寻着，不必到宁夏去了，就同俺到藕塘关去罢。”起龙道：“且慢！我已差人往临安打听夫人、公子的消息去了，且等他回来，再为商议。”起凤就吩咐整備筵席，四人直吃到更深方散。牛通就同岳雷在韩家庄住下。

这一日，正同在后堂闲谈，庄丁进来报说：“关帝庙的住持要见员外。”员外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庄丁出去不多时，领了一个和尚来到堂前。众人俱见了礼，坐定，和尚道：“贫僧此来，非为别事，这关帝庙原是清静道场，蒙员外护法，近来十分兴旺。不意半月前，地方上一众游手好闲之人，接一位教师住在庙中，教的许多徒弟，终日使枪弄棍，吵闹不堪。恐日后弄出事来，带累贫僧。贫僧是个弱门，又不敢得罪他，为此特来求二位员外，设个计策打发他去了，免得是非。”员外道：“这个镇上有我们在此，哪个敢胡为？师父先请回去，我们随后就来。”和尚作谢，别了先去。起龙便对起凤道：“兄弟，我同你去看，是何等人。他好好去了便罢，若不然，就打他个下马威。”牛通道：“也带挈我去看看。”起龙道：“这个何妨。”岳雷道：“小弟也一同去走走。”起凤道：“更妙，更妙！”四个人高高兴兴，带了七八个有力的庄客，出了庄门，径直至关帝庙而来。

众人进庙来，不见什么，一直到大殿上，也无动静。再走到后殿一望，只见一个人坐在上面，生得面如纸灰，赤发黄须，身長九尺，巨眼獠牙；两边站着二三十个人，却都是从他学习武艺的了。起龙叫庄丁且在大殿上伺候，自己却同三个弟兄走进后殿来。那些徒弟们都有认得韩员外的，走去悄悄的向教师耳边说了几句。那教师跳下座来说道：“小可至此行教半个多月，这个有名的七宝镇上，却未曾遇见有个本事的好汉。若有不惧的，可上来见个高下。”韩起龙走上一步道：“小弟特来请教。”说未毕，牛通便喊道：“让我来打倒这厮。”就把衣裳脱下，上前就要动手。那教师道：“且慢！既要比武，还是长拳，还是短拳？”牛通道：“什么长拳短拳，只要打得赢就是。”抢上来，就是一拳。那教师侧身一闪，把牛通左手一扯，扑通一跤跌倒。牛通连忙爬起来，瞪着眼道：“我不曾防备，这个不算。”抢将去，又是一拳。那教师使个“狮子大翻身”，将两手在牛通肩背上一擦。牛通站不住，一个独蹲，又跌倒在地上。那教师道：“你们会武艺的怎不上来，叫这样莽汉子来吃跌？”岳雷大怒，就脱下上盖衣服，走上前来道：“小弟来了。”教师道：“甚好。”就摆开门户，使个“金鸡独立”。岳雷就使个“大鹏展翅”。来来往往，走了半日。岳二爷见他来得凶，便往外收步。那教师进一步赶上。岳雷回转身，将右手拦开了他的双手，用左手向前心一擦。那教师吃了一惊，连忙侧身躲过，喝声：“住手！这是‘岳家拳’。你是何人？哪里学得来？乞道姓名！”韩起龙道：“教师既识得‘岳家拳’，决非庸流之辈。此地亦非说话之所，请同到小庄细谈，何如？”教师道：“正要拜识，只是轻造不当！”员外道：“好说。”旁边众徒弟一齐道：“这位韩员外极是好客的。师父正好去请教请教，小徒弟暂别。”俱各自散去。

于是员外等一共五个人，带了庄丁出了庙门，转弯抹角，到了韩家庄。进

入大厅上，各各行礼坐定。岳雷先开口道：“请问教师尊姓大名？何以晓得‘岳家拳’？”教师道：“不瞒兄长说，先祖是东京留守宗泽，家父是宁夏留守宗方，小弟叫做宗良。因我脸色生得淡黑，江湖上都叫小弟做‘鬼脸太爷’。我家与岳家三代世交，岳元帅常与家父讨论拳法，故此识得这‘黑虎偷心’是岳家拳法。目下老父打听得岳老伯被奸臣陷害，叫小弟到汤阴探听。不料岳氏一门俱已拿捉进京，只走了一位二公子，现在限期缉获。故此小弟各处寻访，要同他到宁夏去。只因盘缠用尽，故此在这庙中教几个徒弟，觅些盘缠，以便前去寻访。不想得遇列位，乞道尊姓大名！”岳雷道：“兄既是宗留守的公子，请少坐，待小弟取了书来。”岳雷起身进去。这里四人各通姓名。岳雷已取了书出来，递与宗良。宗良接书观看，大喜道：“原来就是岳家二弟！愚兄各处访问，不意在此相会！正叫做：‘有意种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’既已天幸相遇，便请二弟同回宁夏，以免老父悬望。”牛通道：“我也是来寻二弟的。难道藕塘关近些不走，反走远路，到你宁夏去么？”起龙道：“二位老弟休要争论。且同住在此，待我的家人探了临安实信回来，再议也未迟。”三人俱说：“有理。”韩起龙就差人到庙中去，取了宗公子的行李来。一面排下酒席，五人坐下，叙谈心曲。直饮到月转花梢，方各安歇。

再说临安大理寺狱官倪完，自从岳爷归天后，心中好生惨切。过了新年，悄悄收拾行李，带了家小，逃出了临安，竟望朱仙镇而来。不止一日，到了朱仙镇上，将家小安置在客寓内。自己拿着岳元帅的遗书，走到营门，对传宣官道：“相烦通报，说岳元帅有书投上。”传宣官即忙进帐禀知。施全道：“快着他进来。”传宣官出来道：“投书人呢？老爷唤你进去。”倪完跟传宣官进来，到帐前跪下，将书呈上。施全接书，拆开观看毕，大哭道：“牛兄，不好了！元帅与公子、张将军三人俱被秦桧陷害，死于狱中了！”牛皋听了，大叫起来道：“把这下书人绑去砍了！”吓得倪完连声叫屈。施全连忙止住道：“这是元帅的恩公，为何反要杀他起来？”牛皋道：“我只道是奸臣叫他来下书，不知道是元帅的恩人，得罪了，得罪了！”施全又问倪完道：“元帅怎生被奸臣陷害的？”倪完将往事一五一十，细细直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屈死在风波亭上。施全、牛皋并众兵将等一齐痛哭，声震山岳。施全叫左右取过五百两银子，送与倪完。倪完再三推辞，施全再三相送。倪完只得收了，拜谢出营，到寓中取了家小，自回家乡去了，不提。

且说牛皋对众兄弟道：“大哥被奸臣陷害，我等杀上临安，拿住奸贼，碎尸万段，与大哥报仇！”众人齐声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当时吩咐连夜赶造白盔白甲。不数日造完。众将带领兵卒，三声炮响，浩浩荡荡，杀奔临安而来。朱仙镇上众百姓闻知岳元帅被害，哭声震野，如丧考妣一般，莫不携酒载肉，一路犒军，人人切齿，个个咬牙，俱要替岳爷报仇。

大兵不日行至大江，取齐船只，众兵将一齐下船渡江。这一日，真正风清日朗。兵船方至江心，忽然狂风大作，云雾迷漫。空中现出两面绣旗，上有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大字。但见岳爷站立云端，左首岳云，右首张宪。众人见了，

个个在船头上哭拜道：“哥哥阴灵不远，兄弟们今日与哥哥报仇雪恨，望哥哥保佑！”岳爷在云端内把手数摇，这是叫施全回兵，不许报仇之意。那牛皋令速速开船，众兵卒将船摇动。只见岳爷怒容满面，将袍袖一拂，登时白浪滔天，连翻三四只兵船，余船不能前进。余化龙大叫道：“大哥不许小弟们报仇，何颜立于人世！”大吼一声，拔出宝剑，自刎而亡。何元庆也叫一声：“余兄既去，小弟也来了！”举起银锤，向自己头上扑的一声，将头颅打碎归天去了。牛皋见二人自尽，大哭一场，望着长江里扑通的一声响跳下去了。众兵将道：“元帅既不许我等报仇，可将兵船回岸，一齐回乡去罢。”此时便把风篷掉转来，把船拢了岸，大众纷纷散去。

只剩了施全、张显、王贵、赵云、梁兴、周青、吉青七个人，还有三千八百个长胜军不动。施全道：“你们为何不散？”众兵士道：“我等受大老爷莫大之恩，难以抛撇。目今虽遭陷害，我们想那奸臣少不得有个败坏之日，那时我们得到大老爷坟墓之前拜奠拜奠，也见我等一点忠心。如今情愿跟随众位将军做些事业，所以不散。”施全道：“只是我等无处安身，怎生是好？”吉青道：“不如依旧往太行山去驻扎，差人探听夫人、娘儿们消息，再图报仇，何如？”众英雄齐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七位英雄带领三千八百长胜军，竟奔太行山而去。有诗曰：

死生天赋忠贞性，不让田横五百人。

当时差杀秦长脚，身在南朝心在金。

再说牛皋跳下长江，随着波浪滚去，性命将危。忽然一阵狂风大浪，将牛皋刮在一个山脚之下，耳中听得叫道：“牛皋醒来！”牛皋悠悠醒转，吐了几口白沫。开眼看时，却原来是鲍方老祖，背后一个小道童，手中拿着一套干衣。牛皋见是老祖，慌忙跪下磕头。老祖道：“牛皋，你的禄寿还未绝，快把干衣换了。”牛皋痛哭道：“弟子虽蒙师父救了性命，只是我不报大哥之仇，有何颜面立于人世！”老祖道：“岳飞被害，自有一段因果，后来自有封赠。奸臣不久将败。你也不必过伤，可速往太行山去。有施全等在彼，你可去同他们暂为目前之计。日后尚要与朝廷出力，不可忘了！”说罢，一阵清风，倏然不见。牛皋只得将干衣换了，寻路往太行山而去。

再说冯忠、冯孝解了岳家家属，到了临安，安顿驿中，即来报知秦桧。秦桧假传一道旨意出来，把岳家一门人口一齐拿往西郊处斩。其时韩元帥正同夫人梁红玉进京朝见高宗，尚未回镇。家将来报知此事，梁夫人就请韩元帥速去阻住假旨，校尉不许动手。自己忙忙的披挂上马，带领了二十名女将跟随，一直竟至相府，不等通报，直至大堂下马。守门官见来得凶，慌忙通报。王氏出来接进私衙，见礼坐下。梁夫人道：“快请丞相相见，本帅有话问他！”王氏见梁夫人怒容满面，披挂而来，谅来有些儿尴尬，假意回道：“夫君奉旨进宫去，尚未回来。不知夫人有何见教？”梁夫人道：“非为别事，只因岳元帥一事，人人生愤，个个不平。闻得今日又要将他家属斩首，所以本帅亲自前来，同丞相进宫去，与圣上讲话。”王氏道：“我家相公正为着此事，入宫保奏去了，

谅必就回。请夫人少待片时。”一面吩咐丫环送上茶来；一面暗暗叫女使，到书房去通知秦桧，叫他只可如此如此。秦桧也惧怕梁夫人，只得连忙收转行刑圣旨，假意打从外边进来，见了梁夫人。梁夫人大怒道：“秦丞相！你将‘莫须有’三字屈杀了岳家父子三人还自不甘，又要把他一家斩首，是何缘故！本帅与你到圣上面前讲讲去。”秦桧连忙赔笑道：“夫人请息怒！圣上传旨要斩岳氏一门；下官连忙入朝，在圣上面前再三保奏，方蒙圣恩免死，流放云南为民了。”梁夫人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倒亏你了。”也不作别，竟在大堂上了马，一直出府去了。这就是：

腾空伸出拿云手，救拔天罗地网人。

秦桧心中方把这块石头放下。王氏道：“相公，难道真个把岳家一门都免死了么？倘他们后来报仇，怎么处！”秦桧道：“这梁红玉是个女中豪杰，再也惹她不得。倘若行凶起来，我两人的性命先不保了！我如今将计就计，将他们充发云南，我只消写一封书来送与荣王，就在那边把他一门尽行结果，有何难哉！”王氏赞道：“相公此计甚妙！”

不言夫妻定计。却说梁夫人出了相府，来至驿中，与岳夫人见礼坐下，叙了一会寒温。梁夫人道：“秦贼欲害夫人一门性命，贱妾得知，到奸贼府中要扭他去面圣，所以免死，发在云南安置。夫人且请安心住下，待妾明日进朝见驾，一定保留下来。”岳夫人听了，慌忙拜谢道：“多感夫人盛情！但先夫、小儿既已尽忠报国，妾又安敢违抗圣旨？况奸臣在朝，终生他变，不如远去，再图别计。但有一件大事，要求夫人保留妾等耽延一月，然后起身，乃莫大之恩也！”梁夫人道：“却为何事？”岳夫人道：“别无牵挂，只是先夫小儿辈既已身亡，不知尸骨在于何处。欲待寻着了安葬入土，方得如愿。”梁夫人道：“这个不难。待妾在此相伴夫人住在驿中，解差也不敢来催促起身。元帅归天，乃是腊月除夕之事，所以无人知道。不如写一招纸贴在驿门首，如有人知得尸首下落前来报信者，谢银一百两；收藏者，谢银三百两。出了赏格，必有下落。”岳夫人道：“如此也好。但是屈了夫人，如何做得！”梁夫人道：“这又何妨？”随即写了招纸，叫人贴了。梁夫人当夜就陪伴岳夫人歇在驿中。说得投机，两个就结为姊妹。梁夫人年长为姊，岳夫人为妹。

过得一夜，那王能、李直已写了一张，贴在招纸旁边。早有驿卒出来开门，见了就来与岳夫人讨赏，说：“元帅尸首在螺蛳壳内。”岳夫人道：“这狗才！大老爷的尸首既是你藏过，就该早说，为何迟延？”驿卒道：“不是小人藏的。小人适才开门，看见门上贴着一张报条，所以晓得。小人揭得在此，请夫人观看。”夫人接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欲觅忠臣骨，螺蛳壳内寻。

夫人流泪道：“我先夫为国为民，死后还有人来嘲笑。”梁夫人道：“报条上写得明白，决非奸人嘲笑，必是仗义之人见元帅尽忠，故将尸骨藏在什么螺蛳壳内。贤妹可差人寻访寻访。”

岳夫人即差岳安等四处去查问。有一个老者道：“西湖上螺蛳壳堆积如

山，须往那里去看。”岳安回来禀知岳夫人。梁夫人道：“我同贤妹去看，或者在内，亦未可知。”岳夫人道：“只是有劳姐姐不当。”遂一同上马，带领一众人出城，来到西湖上。果然有一处堆积着许多螺蛳壳。即令家人扒开来看。只见有一口棺木在内。岳安上前看时，但见材头上写着“濠梁总兵张保之柩”。岳夫人道：“既有了张保的棺木，大老爷三人也必在内了。”叫众家丁再扒。众家丁一齐动手，霎时间将螺蛳壳尽行扒开，果然露出三口棺木。俱有记号。遂连忙雇人搭起篷来，摆下祭礼，合家痛哭。后人有诗吊之曰：

无事父子抱奇冤，飘零母女泪如泉。

堪怜大梦归蝴蝶，忍听啼魂泣杜鹃！

奠祭已毕。那银瓶小姐想道：“我是个女儿，不能为父兄报仇，在世何为？千休万休，不如死休！”回头见路旁有一口大井，遂走至井边，踊身一跳。夫人听得声响，回转头来见了，忙叫家人捞救起来，已气绝了。真个是：

断送落花三月雨，摧残杨柳九秋霜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

诸葛梦里授兵书
欧阳狱中施巧计

第六十四回

诸葛梦里授兵书

欧阳狱中施巧计

诗曰：

三卷兵书授远孙，辅成孝子建奇勋。

非关预识欧阳计，须知袖里有乾坤。

却说岳夫人见银瓶小姐投井身亡，痛哭不止。梁夫人亦甚悲伤。阖家无不哀痛。就是那些来来往往行路之人，哪一个不赞叹小姐孝烈！梁夫人含泪劝道：“令爱既死，不能复活，且料理后事要紧。”岳夫人即吩咐岳安，速去置备衣衾棺槨，当时收殓已毕。岳夫人对梁夫人道：“现今这五口棺木将如何处置？必须寻得一块坟地安葬，方可放心。望姊姊索性再待几日，感恩无尽！”梁夫人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愿姊要全始全终，岂肯半途而废？可命家人即于近处寻觅便了。”当时岳夫人即命四个家人在墓下看守，自同梁夫人并众家属仍回驿内安歇。

过了两日，岳安来禀道：“这里栖霞岭下有一块坟地，乃是本城一位财主李官人的。他说岳元帅一门俱是忠臣孝子，情愿送与岳元帅，不论价钱，只要夫人看得中，即便成交。”岳夫人听了，即邀梁夫人一同出城，来至栖霞岭下，看了那块坟地，十分欢喜。回转驿中，即命岳安去请李官人来成交。去不多时，李直同了岳安来见岳夫人，送了文契，不肯收价。韩夫人道：“虽是官人仗义，但没有个空契之理，请略收些，少表微意可也。”李直领命，收下二十金，告辞回去。岳夫人择取吉日，安葬已毕。

梁夫人送回驿中，已见那四个解官、二十四名解差催促起身。岳夫人就检点行李，择于明日起身。梁夫人又着人去通知韩元帅，点了有力家将四名护送。梁夫人亲送出城，岳夫人再三辞谢，只得洒泪而别。梁夫人自回公寓。岳夫人一家自上路上。

这里秦桧又差冯忠带领三百名兵卒，守住在岳坟近处巡察，如有来祭扫者，即时拿下。一面行下文书，四处捉拿岳雷；一面又差冯孝前往汤阴，抄没岳元帅家产。

再说韩起龙一日正与岳雷等坐在后厅闲话，那上临安去的家人打听明白，回来见了员外，将秦桧如何谋害，梁夫人如何寻棺、如何安葬，银瓶小姐投井身亡，岳氏一门已经解往云南，现在差官抄没家私、四下行文捕捉二公

子的话,细细说了一遍。岳雷听了,不觉伤心痛哭,晕倒在地。众人连忙将姜汤灌醒。醒来,只是哀哀的哭:“爹爹呀!你一生忠孝,为国为民,不能封赏,反被奸臣惨害!一家骨肉,又充发云南!此仇此恨,何日得报!”正是:

路隔三千里,肠回十二时。

思亲无尽日,痛哭泪沾衣。

起龙道:“事已至此,二弟不可过伤。你坏了身子,难以报仇!”岳雷道:“多承劝。只是兄弟欲往临安,到坟前去祭奠一番,少尽为子之心,然后往云南去探望母亲。”起龙道:“二弟,你不听见说奸臣差人在坟上巡察,凡有人祭奠的,必是叛臣一党,即要拿去问罪?况且行文画影,有你面貌花甲,如何去得?”牛通道:“怕他什么!有人看守,偏要去!若有人来拿你,我自抵挡。”宗良道:“不如我们五个人同去,就有千军万马,也拿我不住。”众人齐声拍手道:“妙,妙!我们一齐去。”韩起龙就吩咐收拾行李,明日一同起身。

且说诸葛英自长江分散回家,朝夕思念岳爷,郁郁不乐,染成一病而死。其子诸葛锦在家守孝,忽一夜睡到三更时分,梦中见父亲走进房来,叫声:“孩儿,快快去保岳二公子上坟,不可有误!”诸葛锦道:“爹爹原来在此!叫孩儿想得好苦!”上前一把扯住衣袂。诸葛英将诸葛锦一推,倒在床上,醒来却是一梦。到次日,将夜间之梦告诉母亲。诸葛夫人道:“我久有心叫你往汤阴去探望岳夫人消息,既是你爹爹托梦,孩儿可速速前往。”

诸葛锦领命,收拾行李,辞别母亲,离了南阳,望相州进发。不想人生路不熟,这一日贪赶路程,又错过了客店,无处栖身,天色又黑将下来。又走了一程,只见一带茂林,朦胧月色,照见一所冷庙,心中方定,暗想:“且向这庙内去蹲一夜再处。”走上几步,来到庙门首,两扇旧门不关。上边虽有匾额,字迹已剥落得看不出了。诸葛锦走进去看,四面并无什物,黑影影两边立着两个皂隶,上头坐个土地老儿。一张破桌,缺了一只脚,已斜摊在一边。诸葛锦无奈,只得就拜台上放下包裹,打开行李,将就睡下。行路辛苦,竟朦胧睡着了。

将至三更时分,忽见一人走进庙来,头戴纶巾,身穿鹤氅,面如满月,五绺长须,手执羽扇,上前叫道:“孙儿,我非别人,乃尔祖先孔明是也。你可快去保扶岳雷,成就岳氏一门‘忠孝节义’。我有兵书三卷:上卷占风望气,中卷行兵布阵,下卷卜算祈祷。如今付你去扶助他。日后成功之日,即将此书烧去,不可传留人世。须要小心!”说罢,化阵清风而去。诸葛锦猛然醒来,却是一梦。到了天明起来,见那供桌底下有个黄绫包袱,打开一看,果然是兵书三卷,好不欢喜。连忙一总收拾在包裹内了,就望空拜谢。看看东方渐白,就背上包裹,出了土地庙。

一路下来,日间走路,夜投宿店,又在市镇上买了一件道家衣服,从此日常改作道家装束。又行了几日,到了江都地面,住在一个马王庙内。每日在路旁搭个帐篷,写起一张招牌来,上写着“南阳诸葛锦相识鱼龙并不计利”十三个大字。那些人有的来相的,皆说相得准。送的银钱,诸葛锦也不计论多寡,

赚得些来将就度日。

那一日，岳雷同着牛通、宗良、韩起龙、韩起凤五个人，一路行至江都，从诸葛锦帐篷前走过。牛通看见聚着一簇人，不知是做什么的，便叫：“哥哥们慢走，待我看看。”就向人丛里分开众人，上前一看，说道：“是个相面的，什么希罕，聚这许多人！”岳雷听见，便道：“我们何不相一相，看他怎么说？”岳雷就走进帐篷，众人也一齐跟进去。不道看相的人多，牛通就大喝道：“你们这班鸟人，要相就相，不相的，却挤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快与我走他娘，不要惹我老爷动手！”那看的人见牛通是个野蛮人，况这五个人都是异乡来的，与他争些什么，都一哄的散了。岳雷上前把手一拱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求与在下相一相。”那诸葛锦抬头将岳雷一看，说道：“足下的尊相，非等闲可比！等小子收拾了帐篷，一同到敝寓细细的相罢。”岳雷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那道人即去把招牌放下，卷起帐篷，一同众人来到马王庙中，各各见礼坐下。

诸葛锦道：“足下莫非就是岳二公子么？”岳雷吃了一惊，便道：“小弟姓张，先生休要错认了！”诸葛锦道：“二兄弟，休得瞒我！我非别人，乃诸葛英之子也。因先父托梦，叫我来扶助你去上坟的。”岳雷大喜道：“大哥从未识面，哪里就认得小弟？”诸葛锦道：“我一路来的关津，俱有榜文张挂，那面貌相似，所以认得。”众人大喜道：“今番上坟，有了诸葛兄就不妨事了。”牛通道：“既有军师，我们何不杀上临安，拿住昏君，杀了众奸臣？二兄弟就做了皇帝，我们都做了大将军，岂不是好？”岳雷道：“牛兄休得乱道！恐人家听见了，不是当要的！”当时诸葛锦一一问了姓名，就在庙中住了一夜。到次日收拾行李，离了马王庙，六个人同望临安上路。

行了一日，到瓜州已是日落西山，天已晚了，不好过江，且在近处拣一个清静歇店住了一夜。天明起身，吃饱了离了店门，一齐出了瓜州城门，见有一个金龙大王庙，诸葛锦道：“我们且把行李歇在庙中坐坐，哪一位兄弟先到江边叫定了船，我们好一齐过江去。”岳雷道：“待小弟去，众位可进庙中等着。”说罢，竟独自一个来到江边。

恰好有只船泊在岸边，岳雷叫声：“驾长，我要雇你的船过江，要多少船钱？”那船家走出舱来，定睛一看，满面堆下笑来道：“客人请坐了，我上去叫我伙计来讲船钱。”岳雷便跳上船，进舱坐下，那船家上岸飞跑去了。岳雷正坐在船中，等一会，兄见船家后边跟了两个人，一同上船来道：“我的伙计就来了。这两个客人也要过江的，带他一带也好。”岳雷道：“这个何妨。不知二位过江到何处去公干？”二人流泪道：“我二人要往临安去上坟的。”岳雷听了“上坟”两字，打动了心事，便问：“二位远途到临安，不知上何人之坟？”二人道：“我看兄是外路人，谅说也不妨。我们要去上岳爷之坟的。”岳雷听了，不知不觉就哭将起来，问道：“二位与先父有何相与？敢劳前上去上坟？实不相瞒，小弟即是岳雷。二公要去，同行正好。”二人道：“你既是岳雷，我二人也不敢相瞒，乃是本州公差，奉秦太师钧旨来拿你的。”二人即在身边取出铁练，将公子锁了上岸，进城解往知州衙门里去。

那知州姓王名炳文，在值升堂理事，两个公差将岳雷雇船拿住了事禀明。知州大喜道：“带进来！”两边一声吆喝，将岳雷推至堂上。知州大喝道：“你是叛臣之子，见了本州为何不跪？”岳雷道：“我乃忠臣之子，虽被奸臣害了，又不犯法，为何跪你？”知州道：“且把这厮监禁了，明日备文书起解。”左右答应，就将岳雷推入监中。

且说那众小弟兄在大王庙中等了半日，不见岳雷转来，韩起龙道：“待我去寻寻看，为何这半日还不来？大江边又是死路，走向哪里去了？”起凤道：“我同哥哥去。”弟兄两个出了庙门，来至江口，只听得三三两两传说：“知州拿住了岳雷，明日解上临安去，倒是一件大功劳！”也有的说：“可怜岳元帅一生尽忠，不得好报！”又有的说：“秦太师大约是前世与他有甚仇冤。”

韩起龙弟兄两个听得明白，慌慌张张回转庙中，报知众人。牛通便对诸葛锦道：“都是你这牛鼻子，叫他去叫船，如今被人捉去。快快还我二兄弟来便罢，不然我就与你拚了命！”诸葛锦也慌了手脚。宗良便道：“牛兄弟且莫要忙，事已如此，我们且商量一计，救他方好。”诸葛锦道：“且慢，待我来卜一卜。”就在身边取出三个金钱，对天祷告，排下卦来。细细看了卦象，大喜道：“你们各请放心！包管三更时分，还你岳家兄弟见面便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如今现被知州监禁在狱，我们若不去劫牢，今晚怎得出来？”诸葛锦道：“我看卦象，是有救星在内，应在酉亥二时出城。我们都往城边守候，包你不错就是。”众人无奈，只得由他。

且说岳雷在牢中放声大哭，大骂：“秦桧奸臣！我父亲在牛头山保驾，朱仙镇杀退金兵，才保得这半壁江山。你将我父兄三个害死风波亭上，又将我满门充发云南！今日虽被你拿住，我死后必为厉鬼，将你满门杀绝，以泄此恨！”带哭带骂，唠叨不止。谁知惊动了隔壁一个人听得明明白白，便大喝一声：“你这现世宝！你老子是个好汉，怎么生出你这个脓包来，这样怕死！哭哭啼啼的来烦恼咱老子！”那禁子便道：“老爷不要理他，过了今日一晚，明日就要解往临安去的。他不晓得老爷在此，待我们去打他，不许他哭就是了。”

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是复姓欧阳名从善，绰号叫做“五方太岁”，惯卖私盐，带些私商勾当。只因他力大无穷，官兵不敢奈何他。又且为人率直，逢凶不怕，见善不欺。昔日渡张保过江的就是此人。因一日吃醉了酒，在街坊与人厮打，被官兵捉住，送往州里。州官将他监在狱中，那牢子奉承他，便赏他些银钱。倘若得罪了他，非打即骂。那些禁子怕他打出狱去，尽皆害怕，所以称他做“老爷”，十分趋奉他。他倒安安稳稳坐在监房里。

那日，听得岳雷啼哭，假意发怒，便对禁子道：“今日是我生日，被这现世宝吵得我不耐烦。”就在床头取出一包银子，约有二十来两，说道：“你拿去，替我买些鸡鸭鱼肉酒曲果子进来，庆个寿，也分些众人吃吃。”禁子接了银子，到外边买了许多酒菜。收拾端正，已是下午。禁子将那些东西，搬到从善面前摆着。从善叫分派众囚人，又道：“这一个现世宝，也拿些与他吃吃。”众牢子各各分派了，回到房中坐定。欧阳从善与这些牢头禁子猜拳行令，直吃到更